

散文

随笔

BAORENSUIBI

杂文

BAORENZAWEN



“吾妻镜”和“过滤器”

王建平 著

学林出版社



0832453

报人随笔杂文

“吾妻镜”和“过滤器”



44.6
W.J.P

王建平 著

学林出版社

“吾妻镜”和“过滤器”

——王建平杂文随笔集

- 作 者 王建平
特约编辑 姜耀中
封面设计 周剑峰
出 版 学林出版社
上海市钦州南路81号三楼
(电话 64519008转; 邮政编码 200233)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出版社发行部
(上海文庙路120号; 邮政编码 200010)
印 刷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装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8.75
插 页 5
字 数 20万
印 数 3001 - 6000
印 次 1997年12月第1版 1998年2月第2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7 - 80616 - 383 - 2/I · 118
定 价 14元

自序

亲爱的读者：捧献给您的这本收集了108篇短文的随笔杂文集，是我从发表在上海、北京报刊上的几百篇拙稿中自选而成的。和已出版的好些杂文家的集子不同的是，文章编排的次序改变了习惯性的由远及近为由近及远。近自1996年初，远及1982年夏。

有些见过我本人及读过我短文的前辈和青年朋友们说，文章像年轻人所写，并说我本人也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听了这番话，岂能没一点儿感慨。在下和拙文，之所以给人以年轻感，可能是饱经磨难的我，脊梁还是挺直的，心窝还是火热的，目光还是向前的。对我伟大祖国和人民，依然燃烧着、充溢着真挚的、深沉的、永恒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摧毁的爱。这爱，使我年轻；这爱，给我力量；这爱，在我灵魂深处和信念、理想、价值观和责任感等交融在一起，进而使我的精神昂扬。

记得1992年10月7日，在上海作家协会举办的冯英子、拾风、林帆、萧丁（丁锡满）杂文创作研讨会上，我发言说，他们写的杂文反映出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过去，曾有些人认为杂文家露出的锋芒是对社会的不满，

不！恰恰相反，他们是出于对国家、对社会的强烈的爱才提起笔来的。文汇报和文学报的记者，曾对我上述发言作过报道。我从对杂文家们的间接体验和对自己写作杂文的直接体验中得出如上看法。我感到无愧的是，我要求自己 and 前辈杂文家一样，把视角和思考更多地集中在社会上大多数人关心的事情上。与民共忧，与民同乐。我追求的这种境界使我的思想变得充实和年轻。

随笔和杂文，实属一家。林放先生五六十年代在新民晚报上每天写一篇杂文，就是放在由他自己取名的叫作“随笔”的个人专栏里发表的。新民晚报是杂文家云集之地。他们中有林放（赵超构）、张慧剑、司马迁（程大千）、虞丹（蒋文杰）、冯英子、束纫秋、一张（张林岚）等。他们都是我的老师。我从1951年冬14岁进新民晚报当记者到1968年秋，是新民报人（其间有4年去念大学和在新华通讯社工作）。和这些前辈在一起，可谓耳濡目染。我视新民晚报为我事业的摇篮。少年的我，一进新民晚报工作，前辈们常向我谈起夏衍和晚报的亲密关系。我曾立志要学夏衍那样，办报之余，写写杂文，编编剧本。余生也笨，底子又薄，好在持之以恒的也学会一、二，杂文和剧本，都写了一些。倘不被“左”害耽误，我自信成果会更多些。

本书取名《“吾妻镜”和“过滤器”》，是借用集子中一篇杂文的题目。该文先发表于《文汇报》，后被《人民日报·海外版》转载。

亲爱的读者：捧献给你们的这本集子，也是一份考卷，真诚地请求大家打分，看是否及格。欢迎你们提出意见和批评，来信请学林出版社转我，谢谢！

1996年国庆节于沪上

目 录

自序·····	1
毋忘民情·····	1
我真想放鞭炮·····	5
一个假设·····	8
包袱和翅膀·····	11
清醒为好·····	14
破产和“万岁”·····	17
“大京九”和决策温度·····	21
对公款吃喝一千亿的质疑·····	24
刍议官邸制·····	28
《上海姑娘》和二滩工程·····	30
大剧院·金融街和“康乃馨”·····	32
望着来去匆匆的背影·····	35
哗哗“淌血”的背后·····	39
谨防“泡沫”·····	42
会师·会见及其他·····	45
李、韦言和与“梅开二度”·····	47

笨驴不笨	50
“两鸡”相斗,功莫大焉	53
加? 损!	56
磁化杯·郭立文·“活性”	58
“严先生”和民心	60
气顺则强	63
唐太宗怕什么?	65
对“处女江”的感慨	67
黄关从们的出山	70
“作揖”新说	73
换将新绿百千重	76
且说“像真的一样?”	79
用与不用之间	82
山红涧碧纷烂漫	84
国宝·合作·异彩	86
愿紫荆更鲜艳	89
“快刀斩乱麻”非高招	92
又想起“士为知己者死”	95
潮流中的美丽浪花	98
话说“三客”	100
设个华人学	103
遥寄薛君度夫妇	106
长孙皇后和夫人涉政	109
钱宋之争	112
“出”字新悟	114
李纯青的反思	116
在蓬莱阁上想到《茶花赋》	118

苟利国家生死以·····	120
“拉网·刮风”之外·····	123
外国教授跳楼·····	125
陈毅和“火柴大王”及其儿子·····	128
毓琇先生会欣慰的·····	131
横竿儿·新招儿·····	134
异己和知己·····	136
物物而不物于物·····	139
“模拟市长”和“出书热”·····	141
呼唤“严先生”·····	144
烤白薯和腌草头·····	146
“一根”和“一把”·····	149
“三步曲”遐思录·····	152
红白之间·····	154
读毛泽东给艾思奇的信·····	156
翘首等待“爱斯基摩”·····	158
叶教授不是作协会员·····	161
李沛瑶三说·····	163
五粮液和盐卤·····	166
并非小事·····	168
大小气候观·····	170
领袖称谓平民化·····	172
岂是寓言·····	174
阳台上的思考·····	176
“吾妻镜”和“过滤器”·····	178
陈毅的魅力·····	181
断层可以避免吗?·····	184

畏友·诤友·石友·····	187
为“克漏阙”唱赞歌之余·····	189
喻杰和巴金的信条·····	191
唉！这个梅白！·····	194
香蕉水和“畸形自由”·····	197
从钱先生的话想起的·····	199
事故·枪声及其他·····	202
自我惩罚·····	205
此梦何时成现实·····	207
酒报·酒疯及其他·····	210
且说追悼会·····	212
唱出民族精神来！·····	214
何时跳顺“三步舞”？·····	216
危机学刍议·····	219
黄金和“黄金时期”·····	221
这儿是神圣的殿堂·····	223
怎不令人担忧?!·····	225
朦胧和具体·····	227
都要等市长批示？·····	229
从“潜”字想开去·····	232
歌词和镜子·····	234
公司风和公司法·····	236
面对“自由”的考试·····	238
怪胎！·····	241
有感于统计·····	243
为正襟危坐者鼓气·····	245
“难点”和“热点”·····	247

组织部长和新闻导语·····	249
从两个 50 年代说起·····	251
总编形象·····	253
自我报忧和透明度·····	257
“民主”断想·····	259
毛竹尖尖刺我心·····	261
石癖和石交·····	263
办刊有感·····	265
早早,等你懂事以后·····	269
痛苦及其彼岸·····	271
陶渊明·盖尔顿·优生学·····	273

毋忘民情

公共汽车在行驶，站在车厢里的我在思考。可能是职业养成的习惯，也可能是受了前辈们的熏陶；可能是出于对我们这个社会依然怀有较强的责任感，也可能是为了在自己的头脑里多积累一些资料，以利工作；我不隐瞒观点，我提倡关心民情。我要求自己的脉搏和老百姓的脉搏一块儿跳动。

民情包涵的内容极为广泛，这里谈的主要指群众的生活水平问题。不论在上海还是出差外地，我喜欢和百姓们闲聊，我会在短短几分钟内取得对方的信任，使他们乐于回答我的种种提问，其中包括他们本人的家庭的收入。这样日子一久，我心里就有一本帐，就可以作出一些比较、分析和判断。

公共汽车驶过一条弄堂口，我看见两位在某大学任教的外国专家在中国教师的陪同下走进弄堂里去，像是作什么社会考察似的。近几年来，北京的胡同和上海的弄堂（也包括新建的住宅小区），日益使中外人士感到兴趣。这兴趣中固然不乏对建筑艺术、对人文景观和民俗风情的探究，但更多的是为了对民情的了解。试问，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如果你对老百姓的生活情况不了解，你能夸口说已了解了这个城市吗？你能很有把握地办好你应该办好的事情吗？

上海的弄堂是调查民情的大课堂，虽然不是唯一途径，但确是一条主要渠道。工余之暇，我喜欢在一些弄堂里和新建住宅小区里走走、看看、问问。我关心居民的菜篮子里买了些什么？约合多少钱？我关心不同年龄的女性穿着打扮如何？有多少人穿几千元一套的高档衣服？他们的职业估计是干什么的？我关心居民的交通工具除公交车外是“老坦克”是助动车还是摩托？是什么牌子的？听说个别人家买了私人轿车，我也免不了要问问，车主是何等人士？我关心弄堂里已装空调和卫星天线的人家有多少？我关心弄堂口小店里销售些什么？店主每月的收入有多少？雇用的那个打工妹给老家寄回多少钱？我关心好多老年人为什么还穿着明显是六、七十年代的旧衣服？是节俭还是困难？我关心皮鞋摊上居民们送来修理的鞋子旧到什么程度？修皮鞋的摊主一天收入多少？我关心摆地摊的小贩中有多少是下岗工人？每天能赚多少钱？进货渠道怎么样？我经常这样地走走、看看、问问，大量的感性认识渐渐地上升为理性，有助于我冷静地考虑问题。

公共汽车在行驶，我站在车厢里思考。依我看，对民情的了解，不单单是做领导的、研究学问的、从事创作的人需要这样。对那些从事生产和流通的经营者们，也应该当作一门基本功课，不间断地去探求和积累这方面的知识。可以断言，对民情无所知、知之不多的和知之甚多的经营者们，其经营效益会有明显的差别。上海有位经济学家在东京结识一位房地产巨商，经济学家问他，何时去中国投资？对方说，正在做各种准备。主人遂即请经济学家参观了他的“作战室”，其实就是他的工作室。屋子里挂满了中国许多城市的地图，其中上海地图就有6张。地图上，对上

海每条马路、每幢新建的重要建筑物都标得清清楚楚。室内还陈列着好些有关研究上海和中国的书籍。据主人向客人透露，他曾多次悄悄去上海，在上海常悄悄乘上出租车去建筑工地、去居民小区溜达，反正谁也不知道他是谁。而他，显然是为了了解各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其中包括民情。也可以说，是对市场作实地调研。据说，这位房地产商出师（投资）慎重，出师必胜。而这个胜，还不仅仅是赚钱，还指如何更有把握地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上站稳脚跟并不断开拓，如何在房地产市场占有更多地盘，在和同业的竞争中如何高招频出。

看来，了解民情、了解市场和出师（投资）必胜有着直接关连。如果对居民（买主）的生活水准、购买力和他们对市场的需求心中无数，岂非成了盲目经营？

公共汽车在行驶，我站在车厢里思考。近几年来，如果你留意一下马路两边的店面，其中常有不时地更替的。如有的店面，最早是经营大众早点的，赚不了太多的钱，于是出租店面，一装修开出了黄金店，然生意清淡；于是二装修变成皮草行，然售价高，顾客少；于是三装修开出礼品店，然缺乏经营特色，还是关门大吉。再度装修，变成某家信用社的营业所。这样开开关关，关关开开，说明什么？是会做生意还是盲目经营？倘若是盲目经营，又是怎么造成的？为何顾客不顾？为何出师（投资）屡败？为何开店赚钱只是一厢情愿？

小店如此，大店又如何呢？近日，在一个很严肃的会议上听到上海经济界一位权威人士的慷慨陈词，而今，在上海，拥有5000平方米以上营业面积的大型百货商店已有70多家，这个数量已超过了香港。过去，大型百货公司由商业一局做大老板，现在，谁有钱，谁想开，就可干。大型百货商厦还在继续地增加下去。这趋势，喜乎？忧乎？从长远看，会不会背上包袱？这就很

有见地地提出了问题：从计划向市场转变的过程中，如何转变得好，学问大着哩！而毋忘民情则十分有助于转变得顺利些，不知读者诸君以为如何？

（《现代工商》1996年第3期）

我真想放鞭炮

公共汽车在行驶，站在车厢里的我在思考——为充分利用时间，我乘车时，大脑常进入工作状态。我从窗口看到路边的一家商号在庆贺开张而放起一串串鞭炮，鞭炮声激活了我脑细胞中储存的一个意愿——我也真想放鞭炮，想放个痛快，放个过瘾。我不想为开张之喜而放，而是想为关门大吉而放。

近闻上海的卡拉OK，三天两头有关门大吉的。我真想为此庆贺。曾看到过一份权威性的统计，上海已有娱乐场所5869家，其中卡拉OK为3124家。卡拉OK是从日本“引进”的洋玩意儿，这3124家，已大大超过东京的卡拉OK总数。正视现实，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日本尚有不小差距，而上海的卡拉OK消费却超过东京，此乃正常乎？且让大家去评说吧！

公共汽车在行驶，我在思考。上述3124家卡拉OK，想必是指经工商局批准的、领有营业执照的，还不包括宾馆酒家包房宴请之处的和企业、学校所办的俱乐部里群众自娱自乐的，更不包括家庭里的卡拉OK，看来上海的卡拉OK真够疯狂了！好在世间诸事，总离不了其简单不过的规律，

事情往往从正常变为不正常,再从不正常趋向正常,眼下卡拉OK 一家家的营业不佳乃至接连地关门歇业,这固然和公费OK的锐减有关,但毕竟也说明无形而严酷的市场规律在起作用。供,远大于求,盲目经营者乃至违法经营者自食其苦,可喜可贺。另从娱乐消费来看,消费者兴趣的转移和变化也是合情合理的,文化娱乐的领域宽广得很,为什么非要和卡拉OK抱得那么紧?为什么要长期沉醉其间嗜其为命呢?

上海的5869家娱乐场所,除去卡拉OK,估计是指舞厅、游戏机房之类。舞厅中,确有严于管理、活动健康、收费合理、服务优良而受到消费者称赞的。当然也有乌七八糟经不起检查的;而游戏机房,在广大家长们的心目中,口碑极坏,骂声不绝,怨声四起。看来,有些舞厅和游戏机房的命运,和卡拉OK的过剩淘汰,将会有相似之处。读到这里,读者会自然地想到上海的酒吧和咖啡馆的总量是否也呈饱和之势?对市场经济规律这根“魔棍”,若心中无她,必将自讨苦吃。

公共汽车驶过一家饭馆的门前。我在想,何止是有些卡拉OK在关门大吉,君不见那些不作市场调研,盲目开张,不善经营,而今门可罗雀,服务员多于顾客的饭馆酒楼不也正在受到那根“魔棍”的惩罚吗?君不见那些一度疯狂得够厉害的黄金首饰店不也一家家的悄然隐退,变换门面吗?接下去,我看,有可能轮到那些本来面向大众的理发店被盲目改成想捞大钱而技艺水平和服务质量都属低等级的美容院;也很有可能轮到那些背离工薪阶层正常的消费需要把一家家大众澡堂改成想捞大钱、却一开始就显得冷冷清清的桑拿浴室。我请教这些经营者,你们可知道上海滩上究竟有多少市民仅为理一次发加上洗一次澡而花掉百来块钱的?对你们这些盲目投入而今经营很惨的,我非但不予同情,还主张对收不回来的资金,应由盲目拍板的人赔偿部分或

全部,谁叫你们随心所欲、不负责任地蛮干的?如果要你们掏自己的钱,会这样干吗?糟蹋国家资金可耻!盲目经营可悲!

嘟一嘟,公共汽车驶进一个住宅小区,我继续在思考。在我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开张一些高级豪华的商店是可以理解的,也有其必要的,再说消费也确有层次的。如今,有年收入只几千元的,也有高达几十万、几百万的,谁想进豪华商店去花钱,请便!然而在工薪阶层集中的居住小区,一方面,便民商店几乎没有,一方面却总有那些好事之辈,开起了一家家豪华型商店,据说每家单是装修,就要花掉几千万。不知这个几千万的投入要隔多少年才能收回?他们心中有底否?同样一件普通衣服,在豪华商店里把价钱抬得高高的,抵得上普通老百姓一两个月的工资,会热销吗?我为他们担心的是,脱离了现阶段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经不起市场经济的检验,想赚大钱,结果却是赔大钱。我还担心,本文开头谈到的那些卡拉OK的命运,有可能也挨到他们头上。我真不忍心为他们关门大吉而放鞭炮呢!在当前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偌大中国,偌大上海,出现一些无知可笑、盲目主观、不正常不健康不正当的心态和行为,诚属难免,但千万不能让他们成风、成气候、成规模。我之想为某些单位的关门大吉放鞭炮,终其意,更想为在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那些自觉地、及早地趋于成熟、掌握规律的人们而放鞭炮!

嘟一嘟,汽车到站了,下回再见!

(《现代工商》1996年第2期)